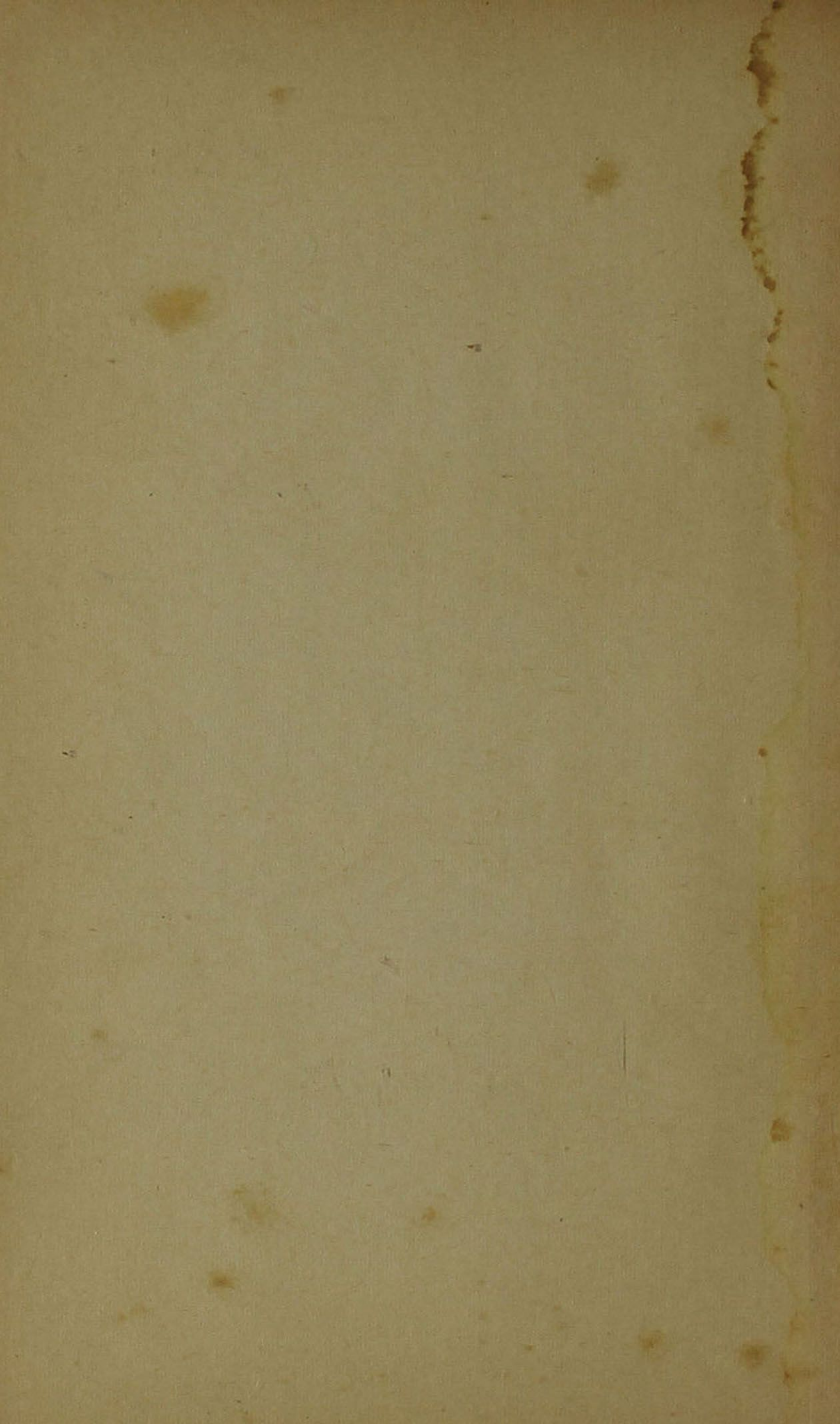




海岬上

艾 青 著



海 岬 上

艾 青 著

作 家 出 版 社

一 九 五 七 年 · 北 京

內 容 說 明

作者于一九五四年越过大西洋，訪問了南美的智利，他用詩歌記錄下旅途中的見聞，和在智利偉大詩人聶魯達家做客的情景。作者于去年訪問了內蒙草原，他贊美了草原的生活。這部集子除了收錄上述的詩篇外，還收集了作者最近用散文詩的形式寫的四篇寓言。

封面設計：孫承武

作 家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東四頭條胡同4號)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 057 號

機械工業出版社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發行

*

書號755 字數 44,000 開本787×940 耗1/32 印張 $3\frac{5}{16}$ 插頁2

1957年10月北京第1版 1957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數00001—20000冊

定價(7)0.33元

目 次

· 西湖	1
· 三株小杉树	2
· 礁石	3
· 珠貝	4
· 海带	5
· 高原	6
· 小河	7
· 小藍花	8
· 小牛犢	9
· 泉	10
· 騎手	12
· 女司机	13
· 赛汉塔拉	14
· 草原婚礼	16
· 馬头琴	18
· 烏珠穆沁馬	22
· 梨树	26

· 啓明星·····	27
· 鴿哨·····	28
· 景山古槐·····	29
· 早晨三點鐘·····	31
· 下雪的早晨·····	33
· 贈艾德林·····	36
· 官厅水庫·····	37
· “馬布魯克”·····	42
· 年輕的母親·····	45
· 寫給小睡車里的嬰孩·····	47
· 這是一個晴朗的早晨·····	50
· 我的阿非利加·····	51
· 辦簽證的故事·····	57
· 在智利的海岬上·····	66
· 告別·····	76
· 大西洋·····	81
· 畫鳥的獵人·····	93
· 偶像的話·····	96
· 養花人的夢·····	98
· 蟬的歌·····	101

西 湖

月宮里的明鏡
不幸失落人間
一個完整的圓形
被分成了三片

人們用金邊鑲裹
裂縫以漆泥膠成
敷上翡翠、涂上赤金
恢復它的原形

晴天，白云拂抹
使之明浩
照見上空的顏色

在清徹的水底
桃花如人面
是彩色繽紛的記憶

1953年4月

三株小杉树

年輕的杉树长滿了嫩芽
嫩得好象要滴下水来
园里的草地露水很重
人走进的时候鞋子都湿了

早上的阳光照在露珠上
每顆露珠都在发亮
我摘了一个杉树的果子
手上沾滿了果子的芳香

1954年7月

礁 石

一个浪，一个浪
无休止地扑过来
每一个浪都在它脚下
被打成碎沫、散开……

它的脸上和身上
象刀砍过的一样
但它依然站在那里
含着微笑，看着海洋……

1954年7月25日

珠 貝

在碧綠的海水里
吸取太陽的精華
你是虹彩的化身
璀璨如一片朝霞

凝思花露的形狀
喜愛水晶的素質
觀念在心里孕育
結成了粒粒真珠

1954年7月25日

海 帶

寄生在大海
随水流摇摆
怨海潮把它卷带
抛撒在沙滩上
从此和水属分开
任风吹太阳晒
心里焦渴地期待
能象往日一样
在水里自由自在
但命运不给它
較好的安排
它就这样一天天
枯干、碎断
慢慢变成尘埃……

1954年7月25日，智利海边

高 原

这儿的白天

为什么热

这儿太高

离太阳近

这儿的夜晚

为什么冷

这儿太高

离月亮近

为什么离太阳近了热

为什么离月亮近了冷

太阳是火

月亮是冰

小 河

小小的河流
青青的草地

河的这边
是白的羊群

河的那边
是黑的、褐的牛群

天是藍的
河是藍的

小藍花

小小的藍花
開在青色的山坡上
開在紫色的岩石上

小小的藍花
比秋天的晴空還藍
比藍金石還藍

小小的藍花
是山野的微笑
寂寞而又深情

小 牛 犢

小牛犢儿多調皮
慢慢地走在公路上
汽車喇叭在后面催
它却一点也不慌張

它天真地仰起了头
流露出新奇的眼光
是从哪儿来的客人
到了这草原的牧場

泉

一

你唱的山歌
远近都聞名
听你的歌声
比泉水还清

二

这儿的山高
水也来得深
喝这儿的水
使歌喉圓潤

平常的人們
不到这儿來
爬這樣的山
誰也沒耐性

只有兩種鳥
到这儿留停
白天是百靈
夜晚是夜鶯

1956年8月

騎 手

在阿布嘎旗
两个人一起走
其中一个是歌手

在烏珠穆沁旗
两个人一起走
其中一个是摔跤手

在錫盟的每个旗
无论多少人一起走
个个都是好騎手

1956年8月

女 司 机

她原是一个骑手
每天奔驰在草原
自从看见大卡车
她就离开了草原

她在呼和浩特
考上了司机班
回来驾着大卡车
把工业品运到了草原

夜行八百
日行一千
逛的是大街
住的是客店

她是草原上的
新的骑士

1956年8月

賽漢塔拉^①

大草原
大草原
走不到尽头
看不到边
下面是綠草
上面是青天
天和地中間
只隔一條綫

鮮花开遍了草地
百灵鳥成群儿飞
牧羊女在歌唱着
大草原啊多美丽

^① 賽漢塔拉是集二路一个站的名字,意即“美丽的平原”。

但是，在我的眼里
那真正最美的
是赛汉塔拉车站

当黄昏的时候
赛汉塔拉在草原上
象一个嵌满珍珠的冠冕

草原婚礼

你们好
高原上的牧民们！
我从远方来
向你们问好

你们好
牛群、羊群
马群和骆驼群！

新的日子来了——
崭新的列车
载运着医生、
画家和诗人
进入了大草原

一片一片的
粉白的房屋
散布在草原上
明洁的玻璃窗
反射着早晨的阳光

许多大卡车
从远方的城市
给草原运送嫁妆

连天空啊
也布置得
象一个大礼堂

一切都准备着
庄严的婚礼

沉睡的大草原
起来了
她梳妆得多么漂亮……

馬 头 琴

—

年輕的牧民
为什么伤心？
王谷搶去他的馬
他又挨了毒打

王谷摆起了酒席
請来了許多客人
得到了一匹好馬
賽过和仙女成亲

等酒都喝完了
要騎馬給客人看

王谷府的門前
是无边的大草原

王谷跨上了馬鞍
两腿在馬肚上一夹
馬高高地跳起来
把王谷从背上摔下

王谷憤怒了，咬着牙：
“追不到就射死它！”
四个仆人举起弓箭
一齐朝馬來打靶

二

馬淋着血
回到牧民面前
牧民流着泪
拔出了四根箭

馬死了，躺在地上
牧民昏了，躺在馬身上

牧民夢見他的馬
他的馬對他說：
“你待我一向很好
我死了，沒有把恩報

“我願和你在一起
永遠也不分離
請把我的頭割下
放在你的琴上

“再用我的皮
綑你的琴壺
用我的尾鬃
做你的琴弦

“我和你一起流浪
我和你一起歌唱

“你悲哀的时候
我也悲哀
你高兴的时候
我也高兴……”

牧民满怀仇恨
做了一个馬头琴

他在草原上流浪
抱着琴象抱着爱人
无论到什么地方
都发出悲哀的声音

烏珠穆沁馬

天下好馬出在那兒
天下好馬出在蒙古地
蒙古馬數那兒的好
好馬要數烏珠穆沁旗

在記不清的年代
烏珠穆沁旗北部
一個喇嘛庫倫里
傳說有三匹野馬

好像一母所生
長得一樣高大
跑起路來快如飛
牧民看見眼發花

有一个年轻的猎人
久久抱着一个雄心
得到那最好的一匹
才不算虚度这一生

他带了套马杆子
骑了一匹黄骠马
从乌珠穆沁旗动身
向茫茫的草原进发

从东到西从北到南
在草原上过了九天
看不见野马的影子
两只眼睛都已发干

正当他心灰意懒
想回到他的故乡
忽然看见三匹美马
站立在地平线上

猎人心花怒放
马上快马加鞭

象箭把离开弓弦
朝那地平綫飞奔

他还没有赶到
野馬已經发觉
象三只烏黑的兔子
一匹挨一匹地奔跑

从此他紧紧地跟随
九个夜晚九个白天
好象是它們的影子
永远在它們的后面

他看中那第一匹
它是它們的兄长
跑得比它們輕快
鬃毛比它們的长

現在猎人聚精会神
和那匹馬并肩前进
他伸出了套馬杆子
想把馬头一下套进

他把套馬杆紧紧勒住
忽然发出失望的叫喊
被套住的是第三匹馬
另外两匹已到了天边

这匹最年輕的馬啊
它的前蹄鮮血淋淋
它不幸落入了圈套
好象名将被入活擒

它为了向兄弟告別
朝天边长嘶一声
猎人拉住它的繮繩
回到了烏珠穆沁

烏珠穆沁馬
威名震天下
它們的祖先
就是那第三匹馬

1956 年秋

梨 树

那儿站着一棵梨树
枝叶是那样繁茂
象披着一件宽大的罩裙
裙裾快要触到了地面

她充分地承受阳光的眷顾
和风、雨、露水的抚爱
结的果子是那样的多
那样的饱满，发着金光
她是美丽而多乳汁
象一个年轻的母亲

1956年8月

啓明星

属于你的
光明与黑暗交替
黑夜逃遁
白日追踪而至的时刻

群星已经退隐
你依然站在那儿
期待着太阳上升

被最初的晨光照射
投身在光明的行列
直到谁也不再看见你

1956年8月

鴿 哨

北方的晴天
辽阔的一片
我爱它的颜色
比海水更蓝

多么想飞翔
在高空回旋
发出醉人的呼啸
声音越传越远……

要是有人能领会
这悠扬的旋律
他将更爱这蓝色
——北方的晴天

1956年

景山古槐

站立在景山的頂上
朱由檢已极度悲伤
那滿城燭天的烽火
照見他瑩瑩的泪光

一連几夜他都沒有入寢
周后袁妃已悬梁自尽
西面的三个城門被打开
农民起义軍蜂涌而进

他的手扶着太监王承恩
他說：“我待你一向不錯
今天来到这里，除了你
竟沒有一个人伴随着我。”

他一步一步地向山下走
驕奢淫佚終於到了尽头
所有的豪華都化作雲烟
一棵古槐樹擋住了路口

它的主干象一條橫梁
忽然一個念頭浮上他的心來
他解下了腰間的繖帶
在那古槐上結束了一個朝代

1956年

早晨三点钟

她为什么这样早就起来，
把自己打扮得这样可爱——
也许她要动身去赶火车？
也许有亲人从远方回来？

她看看摇篮里的婴孩，
他的眼睛还没有睁开；
又看看桌子上的时钟，
心啊比秒针走得更快。

究竟什么事情将要发生？
她是那样地聚精会神，
紧紧厮守那约定的时刻，
美丽的眼睛注视着长针……

她的心啊象在等着爱人，
此刻时針正触上了三点——
忽然电灯的光特别发亮，
随之她发出欢乐的呼嚷……

让我把她的秘密告诉你们：
一个水电站的工程已经完成。
她的丈夫是设计也是监工，
此刻她的心啊是多么高兴！

为了几个城市的照明，
整整一年他没有回来，
好象一个军人出门打仗——
是对祖国的忠诚和对她的爱。

下雪的早晨

雪下着，下着，沒有声音，
雪下着，下着，一刻不停，
洁白的雪，盖滿了院子，
洁白的雪，盖滿了屋頂，
整个世界多么靜，多么靜。

看着雪花在飄飞，
我想得很远，很远，
想起夏天的树林，
树林里的早晨，
到处都是露水，
太阳剛剛上升，
一个小孩，赤着脚，
从晨光里走来，
他的臉象一朵鮮花，

他的嘴发出低低的歌声，
他的小手拿着一根竹竿，
他仰起小小的头，
那双发亮的眼睛，
透过浓密的树叶
在寻找知了的声音……

他的另一只小手，
提了一串绿色的东西，
——一根很长的狗尾草，
结了蚂蚱、金甲虫和蜻蜓，
这一切啊，
我都记得很清。

我们很久没有到树林里去了，
那儿早已铺满了落叶，
也不会有什么人影；
但我一直都记着那个小孩，
和他的很轻很轻的歌声，
此刻，他不知在哪间小屋里，

看着不停地飘飞着的雪花，
或许想到树林里去抛雪球，
或许想到湖上去滑冰，
他决不会知道
有一个人想着他，
就在这个下雪的早晨。

1956年11月17日

贈艾德林

——并題白石老人画

打开一幅一幅的画
象打开最好的季节

房子外面是冬天
里面是夏天水果、春天花

向日葵、牡丹、荔枝枇杷
草边青蛙、水中虾

有熟透了的樱桃的甜味
振动翅膀的蜜蜂的嗡鸣

这是一串朱红的小鱼
孕育、生长在自由中

友谊生长在和平中
一切美好的都得到繁荣

1957年1月，北京。

官厅水库

—

想从前，
这儿的山洪
象溃败的千军万马，
发出狂野的吼叫，
从群山奔腾而下，
撕破了村舍，
淹没了庄稼，
绝望的人们
坐在山坡上，
一双双泪眼
看着天崩地塌……

想从前，
也曾有人
想在这儿疏浚河道，

修筑堤坝，
把水力聚集起来，
灌溉良田万顷，
从里面捞取黄金……

那时候啊，那时候，
那些土豪劣绅
和着官府衙门，
比洪水更可怕，
每一次灾难
都是他们搜刮的机会，
等事情过去了
瘦的更瘦、肥的更肥，
任何动听的计划
都成了泡影……

二

新的人来了——
他们披着早晨的阳光

背着背包和測量器
帶着歌声來了，
那伴隨着他們的
是新的觀念和信心。

他們親手搭起的
那簡陋的工棚，
就象一面旗幟
豎立在山坡上，
它號召着人們
從四面八方聚集攏來……

於是，勞動的呼喚，
炸藥的轟響，
在這兒展開了一個
和自然搏鬥的戰場，
山坡上發出了
錘擊和斧斤的繁雜的音響；
鋼鐵和混凝土
成噸成噸地傾注，……

成年累月，夜以繼日，
千百万人的力量
沿着藍图所指示的方向，
在两架大山之間，
山洪想狂奔着逃逸的地方，
鑄成了一堵鐵壁銅牆。

惡水被圍困了，
象一条古代的蛟龍，
在深潭之底
日夜呻吟轉動……

三

那边出現了一个大湖！
打开最新的地图
也找不見它的名字。
人們就这样地
創造着翻天覆地的事業。
山光水色多么秀丽啊！

新式的建筑，
簇立在远远近近的山头。
将有许多的果树园，
在浓郁的绿荫中
隐现着合作社、
公共食堂、俱乐部
和充满阳光的疗养院……

长长的拦洪坝的尽头
和陡峭的岩壁相连接的地方，
巨大的水闸操纵着水位，
把水压向隧道——
激越的山洪
保持着它的本性
发出可怕的冲击，
推动着发电机的机翼。
——这无尽的电力的源泉啊，
使成千工厂都充满了血液，
为北方古老的区域
创造工业化的春天。

“馬布魯克”

据路透社七月二十六日电：埃及总统納赛尔今晚宣布把苏伊士运河收归国有。……当开罗电台广播納赛尔总统的宣告时，开罗的埃及人欢呼、跳跃互相吻抱和互相“馬布魯克”（道賀）。

我曾經两次路过苏伊士，
每次心里都充滿了忧愁——
整条运河都被人家把守，
帝国主义扼住了埃及的咽喉；

埃及被搜刮得很穷很穷，
到处都是失业者和乞丐，
在那些低矮的屋檐下，
一个个都是骨瘦如柴；

外国輪船停泊在海上，
外国的紳士和太太喜笑颜开，
无数的埃及人浮游在船边，
乞求着法郎和便士投下水来……

这是往事，这是不愉快的记忆，
在我的心里留了二十多年，
每次当我想起埃及的时候，
我的心总要感到辛酸。

如今埃及人民发出了怒吼，
屈辱的苏伊士得到了自由！
解放的旗帜插上运河的建筑，
被奴役的民族抬起了头！

听啊，从开罗发出的风暴，
声音显得多么骄傲！
无论地中海和紅海，
都已激起了万丈波濤……

看啊，从东方升起的太阳，
带着无比美丽的光芒，
辐射过辽阔的沙漠，
正在尼罗河的两岸照耀……

馬布魯克！馬布魯克！
六万万 人向你們致敬！
愿你們无所畏惧，勇往直前，
全世界的人民都是你們的后盾！

8月3日于北京。

年輕的母親

自從她上了飛機
就一刻也不休息

打開襁褓又包好
抱起嬰兒又放下
嘴里在自言自語
好象和嬰兒對話

這嬰兒實在可愛
粉紅臉象玫瑰花
那四肢又短又胖
嘴里還沒有長牙

注視着這新的生命
她臉上有驕傲的光

用粗壮的臂膀抱着
柔軟的吻印在臉上

最美是母性的眼睛
有不可侵犯的庄严
那感情是这样固执
嘴唇抿成一条紅綫

看她才二十多岁
却一点也不修飾
把头发随便一攏
穿一件寬大袍子

俯着身子也不嫌累
連眼眶都陷进去了
有时張着嘴打呵欠
但她的臉依然在笑

1954年7月3日晨，
从莫斯科到布拉格的飞机上。

写给小睡车里的婴孩

维尔塔发河边
长长的堤岸上
静静的林荫道
象刚洗过一样

你睡在小睡车里
你的母亲推着你

你的嘴象一朵小花
含着橡皮的奶头
碧蓝的眼睛
映着布拉格的天
空中的飞鸟
和柔软的白云

你的母亲
慢慢地走着
拿着一本书
推着小睡車

书里的故事
吸引着她的眼睛
不知写的是英雄的傳說
还是悲剧的爱情？

你睡在小睡車里
你的母亲推着你

她一边走一边看
好象书本以外
不再有別的世界
好象这条林蔭路
就是为她而鋪的

你靜靜地睡着了
在溫愛中
在芳香里
在布拉格
在維爾塔發河邊
在長長的堤岸上
在母親推着的
溫暖的、柔軟的
象花一樣的
象雲一樣的小睡車里……

1954年秋，布拉格。

这是一个晴朗的早晨

这是一个晴朗的早晨

飞机在高空中飞翔

一朵朵白云象在微笑

我的心是阳光满照的海洋

我写过无数痛苦的诗

一边写，一边悲伤

如今灾难总算过去了

我要为新的日子歌唱

1954年7月16日，

在大西洋上空。

我的阿非利加

在漫长的旅途中
我曾經过地獄之門

天还没有亮
我們降落在
达喀尔的飞机場上
停留很短的时间
我們还要繼續飞航

在候机室里
惨白的灯光下面
看見許多黑种
他們是咖啡店里的用人
坐在牆角兜卖土产的人
飞机場里的装卸工人

他們的臉上流着汗
身體很瘦，很瘦
而且显得很疲倦

早安啊
我的黑色皮肤的兄弟
我多么想和你們擁抱
早安啊
我的阿非利加
炎熱的、喘着氣的阿非利加

帝国主义的鷹犬
徘徊在飛機場邊
腰上掛着手槍
在鋼盔下面
深陷的眼眶里
有猙獰的火焰

他們守衛着阿非利加的夜晚
這兒的夜晚這樣長

已經延續了几百年

許多人來到这儿
搶運黃金和象牙
咖啡和可可
發財的都走了
在尼斯，在蒙地卡羅
蓋起了別墅
過賭徒的生活

留下在這儿的
還要繼續敲詐
想把骨髓都吸干

在這熱帶的夜晚
他們的肉體發酵
半閉着眼睛，幻想
大片大片的香蕉園
烈性的酒精
和黑色皮膚的女人

那些女人
逃出飢餓的村庄
在小酒店的紅灯下面
唱着故乡的情歌
扭动着腰支
跳着草裙舞
嘴装出媚人的笑
眼里却滿含眼泪

他們含着烟斗，欣賞着
于是，这儿的夜晚
随着緊張的奏乐
在广闊的大地上
蔓延着梅毒

胸前挂着十字架的
也一样的野蛮
手枪是命令
皮鞭是語言

(在什么电影里
我曾經看見
尘土飞揚的路边
馬刀砍下的头顱
悬挂椰子树下面)

咳，我的阿非利加
这样地受着糟蹋

无数港口和城鎮
烙上耻辱的印子
連湖水也被搗渾
——什么叫維多利亞湖
她不是这儿人
阿非利加的历史里
找不出这样的名字!

为了洗净污垢与耻辱
阿非利加每天在流血

詎沙漠刮起更大的风吧！
詎沙石也变得更炎热吧！
詎火山噴出更大的火焰吧！
詎憤怒的火焰燃燒得更旺吧！

阿非利加是阿非利加人的！
我的黑色皮肤的兄弟呀，
你們的刀都磨快了么？
你們的劍都磨尖了么？

1954年初稿，1957年重写。

办簽證的故事

—

我們在維也納的智利領事館，
辦理進入智利國境的簽證。

這是一所古老的房子，
永遠也見不到陽光，
在陰暗的樓梯的牆上，
掛了一個聖母的塑象。

外面是書記室兼做接待室，
裡面是總領事的辦公室。
想當年曾有过豪華的日子，
現在却陰森森象一個靈堂。

总領事坐在高高的木椅上，
儼然象羅馬主教的模样，
他的头发已經灰白了，
旧式的眼鏡架在鼻梁上；
他好象正在看着什么，
却只是为了装模作样——
要是不把头抬起来，
会以为是蜡做的人象。

出来招待我們的
是一个小書記——
不是因为他的地位的卑微，
而是因为他身材小，动作小，声音也小。

他問清了我們的来意，
走进了总領事的房間，
于是他就开始緊張了，
走进走出一刻也不停……

总領事毫无表情，

养成了无动于衷的本领，
他向小书记问了几句，
小书记站着象一个仆人。

小书记出来松了一口气，
向我们很谦和地作揖，
他说：“你们昨天来就好了，
今天早上收到政府的电报，
电报里只有一句话：
‘过去的诺言现在已经无效。’”

这事情当然很使我们生气，
我们已从亚洲来到了欧洲，
“你们这是不让我们去！”
连续的质问冲出了我们的口。

他马上慌了：“不，不，不，
你们到我们国家去，当然欢迎，
但我们也有我们的苦衷，
——这件事我也说不清。

我們可以打電報請示，
問一問這是什麼意思。”

于是他站在我們身邊，
輕輕地向我們訴苦，
說他原來是彈鋼琴的，
現在却做了一個書記；
我看到他的夏季的花皮鞋，
鞋底和鞋面快要脫離關係。

那個總領事，
是一架衡量身份的機器——
看見比自己神氣的，
他就站起來；
看見沒有自己神氣的，
他就坐起來；

他面前的大桌子上，
擺着一本很厚很大的書，
他的目光落在書的上面，
(我再一次向你們擔保：

他什么也沒有看見！)

当他和小書記說話的時候，
就連頭也不抬一下，
眼珠也不轉動一下。

小書記拟好了電報，
總領事改了几个字。

小書記坐在打字機前面，
用彈鋼琴的手打電報稿子，
他打得很慢，很慢，
比用筆寫還要吃力，
打打又停停，停停又打打，
聲音實在很沉悶。

他打完了，臉上露着苦笑：

“我從來沒有搞過這個，
過去學的是藝術，
而打字——却是一種技術。”

但当他給總領事看時，
總領事生氣了！

他严厉地責怪小書記
不該隨便拿一張紙
用来打电报的稿子，
打电报應該是公文用紙。

在外面的房間里，
还坐着一个女人。
好象沒有什么事情，
看着一切默不作声；

她有黑的头发和黑的眼睛，
象一个西班牙女人，
她好奇地看着东方来的人，
既不是冷淡也不是兴奋，
她显然是总領事下面的
两个办事員当中的一个人。

等小書記再出来时，
女的从椅子上站起来，
謙恭地走向总領事的房間，
但到門口就站住了，

象一个懂規矩的侍女，
手指在背后緊張地动着，
等那总領事給了暗示，
她才笔直地向他走去……

小書記輕輕地告訴我們：
“她是維也納人，
是总領事的妻子，
她很怕她的男人。”

打电报要收电报費，
小書記的禮貌很周到：
“你們要是沒有帶錢。
我們可以墊一墊。”
但他馬上說：“你們是大國，
不在乎這点点錢。”

女的陪我們去打电报，
我們一同走出領事館。
一到路上，她告訴我們：
“我們的总領事，

是一个神經質的人。”

她很輕鬆地批評他，

不知道我們已知道

她所批評的是她的男人。

二

过了两天，

我們又去催簽證。

又見到了小書記，

他說：“總領事病了，

要他簽字就得到醫院。”

我們就陪他到醫院。

我們站在醫院門口，

等了很久他才出來，

可憐的人又挨了罵，

低著頭，無精打采。

他還是表明自己是藝術家，

对同行的人流露一点真情。
他說：“我也是聶魯達的朋友。
十二年前在紐約，
为詩人举行了一个晚会，
他朗誦的时候，
我曾作过鋼琴伴奏。
你們去給他做寿，
請为我向他問候！”

在坐車子回来的时候，
他給了我們一張名片，
在那名片上印着一行小字：
“曾任智利駐梵諦岡大使館參贊。”
小書記显然已經看見，
未来的世界是属于誰的。

这个故事很簡單，
并没有至理名言；
但什么东西正在崩潰，
聪明的人自然会看見。

1954年，夏，維也納。

在智利的海岬上

給巴勃罗·聶魯达

訖航海女神
守护你的家

她面临大海
仰望蒼天
撫手胸前
祈求航行平安

—

你爱海，我也爱海
我們永远航行在海上

一天，一只船沉了

你檢回了救命圈
好象檢回了希望

風浪把你送到海邊
你好象海防戰士
駐守着這些礁石

你拋下了錨
解下了纜索
回憶你所走過的路
每天了望海洋

二

巴勃羅的家
在一個海岬上
窗戶的外面
是浩淼的太平洋

一所出奇的房子

全部用岩石砌成
象小小的碉堡
要把武士囚禁

我們走進了
航海者之家
地上鋪滿了海螺
也許昨晚有海潮

已經殘缺了的
木雕的女神
站在客厅的門边
象女仆似的虔誠

閣樓是甲板
栏杆用麻繩穿連
在扶梯的边上
有一个大轉盘

这些是你的財產：

古代帆船的模型

褐色的大鉄锚

中国的大罗盘

(最早的指南針)

大的地球仪

各式各样的烟斗

和各式各样的鋼刀

意大利农民送的手杖

放在进門的地方

它陪伴一个天才

走过了整个世界

米黄色的象牙上

刻着年輕的情人

穿着乡村的服装

带着羞涩的表情

象所有的爱情故事

既古老而又新鮮

手枪已經锈了
战船也不再轉动
請斟滿葡萄酒
为和平而干杯!

三

房子在地球上
而地球在房子里

壁上挂了一頂白頂的
黑漆遮阳的海員帽子
好象这房子的主人
今天早上才回到家里

我問巴勃罗：
“是水手呢？
还是將軍？”
他說：“是將軍，
你也一样；

不过，我的船
已失踪了，
沉落了……”

四

你是一个船长，
还是一个海员？
你是一个舰队长，
还是一个水兵？
你是胜利归来的人，
还是战败了逃亡的人？
你是平安的停憩，
还是危险的搁浅？
你是迷失了方向，
还是遇见了暗礁？

都不是，都不是。
这房子的主人
是被枪杀了的洛尔伽的朋友

是受难的西班牙的見証人
是一个退休了的外交官
不是將軍。

日日夜夜望着海
听海濤象在浩叹
也象是嘲弄
也象是挑衅

巴勃罗·聶魯达
面对着万頃波濤
用矿山里带来的語言
向整个旧世界宣战

五

在客厅門口上面
挂了救命圈
現在船是在岸边
你說：“要是船沉了

我就戴上了它
跳进了海洋。”

方形的街灯
在第二个门口
这样，每个夜晚
你生活在街上

壁炉里火焰上升
今夜，海上喧嘩
圍着燒旺了的壁炉
从地球的各个角落来的
十几个航行的伙伴
喝着酒，談着航海的故事

我們来自許多国家
包括許多民族
有着不同的語言
但我們是最好的兄弟

有人站起来
用放大鏡
在地图上寻找
沒有到过的地方

我們的世界
好象很大
其实很小

在这个世界上
应该生活得好

明天，要是天晴
我想拿銅管的望遠鏡
向西方了望
太平洋的那边
是我的家乡
我爱这个海岬
也爱我的家乡

这儿夜已經很深
初春的夜晚多么迷人

六

在紅心木的桌子上
有船长用的銅哨子

拂曉之前，要是哨子响了
我們大家將很快地爬上船纜
張起船帆，向海洋起程
向另一个世紀的港口航行……

1954年7月24日晚初稿，
1956年12月11日整理。

告 別

冬天将要过去了
春天还没有到来

淺灰色的早晨

我离开你

离开你动人的声音

离开你温热的手掌

离开你寬闊的胸膛

离开你的拥抱

說了一声：“再見。”

不可能許下重聚的日期

就这样地，我离开你

离开我的兄弟

离开智利

你象一个士兵
穿着草綠色的粗呢大衣
外貌十分温靜
心里却燃燒着
对于叛徒和走狗的仇恨
和对于千百万人的爱情

你守卫着山頂白雪的純洁
守卫着海边浪花的澄碧
守卫着北部的矿山
守卫着南部的森林
守卫着年輕人的幸福和希望
守卫着星光之夜的宁靜
守卫着音节响亮的語言
守卫着手制黑陶的年老的妇人

但是那些奸細
整天进行秘密交易的人們
他們憎恨你，直到恨入骨髓
向你投来斜視的眼光

他們憎恨你，想窒息你的聲音
恨不得想把你揉碎
他們要把銅礦和硝礦
廉價地出賣給美國商人
甚至想把你的血
倒進酒杯慶賀的混合酒里
這些人早已習慣了
那血液的苦澀的滋味

而更多的人
却和你在一起
無論在聖地牙哥
還是瓦拍拉伊索
當我和你行走在街上
那些衣服襤褸的人們
不斷地向你打招呼致敬
他們叫你的名字
就象叫自己的兄弟
當你出現在群眾集會上
會場里擠滿了人

(連警察都不敢進去)

大家自由地坐着或站着

大家自由地发出笑声

兒童們都擠到講台旁边

仰着小小的脑袋

大家的眼睛閃耀着光輝

听着你富有智慧的語言

你站在路边

和一个漁夫交談

他是和海浪搏斗的老人

咸味的風把他的臉吹黑了

你說他是民間詩人

为他打开了酒瓶

他象一个孩子似的天真

痛快地喝着酒

从他发皺的嘴里

流出韻律和諧的声音

你和更多的人在一起

誕生你的是山嶽和海洋
你是大自然的一个部分
而你是属于群众的
你的心是属于群众的
你的感情和語言是属于群众的
全世界都有你的朋友
人們多么容易理解你
象人們理解树和岩石一样
象人們理解海和山一样
象人們理解自己一样

飞机的螺旋桨已經旋轉
飞机已慢慢地离开地面
你揮着手和朋友告別
你站在生你的土地上
我远远地看着你的影子
你的确象一个忠实的士兵
你是一个士兵。

1954年初稿，
1957年整理。

大 西 洋

离开了西非洲，
飞向南美洲，
在飞机的下面，
是茫茫的大西洋……

今天，海上沒有风，
靜靜的大西洋，
是一片磨沙玻璃般的
广闊、灰白的平面；
沒有船只、沒有艦队，
連捕魚的小艇也看不見，
好象回到了洪荒时代，
寂寞、荒凉、沒有人影；
大西洋深深地睡着，
无冤无仇、沒有牵挂，

好象時間并不存在，
世界也沒有什麼糾紛。

當然，
事實并不如此簡單。

在目力所不能及的
迷蒙的、遙遠的地方，
到處都埋伏着危險。
大西洋的虛飾的平靜，
好象神話里的人面獸身，
臉上露着神秘的微笑，
看着每一個過路的人，
她的一只前腳向前提起，
嘴里發出詭譎的問題，
誰要是猜不透她的謎，
誰就要在她面前倒斃。

我好象置身在原始森林里，
警戒着那突如其來的襲擊。

我的头紧靠着窗戶，
眼睛俯視着大西洋，
随着飞机在空际运行，
引起我无限的感想……

于是，我看見了
一个真实的大西洋——
汹涌着野性的波濤，
扩展着暴力的大西洋。
在这个大西洋里，
海岸和海岸互相仇視，
島屿和島屿互相对立，
每一块礁石都充滿仇恨。

我看見，在那边
大西洋的东西两岸
任何的一个角落，都布滿
比人身上更細微、更繁杂的神經，
假如我們能把空气
象切一块肉冻似的

切下大空中的一小片。
假如无形的、流动着的电波
每一次都是一条线，
那么，在这一小片的空气里面，
就纠缠着
比一个疯狂的女人的发丝
更难于清理的线，
这些线，杂色纷呈，
里面透露预谋着的战争；
有关千百万生命的
阴险而又残酷的计划；
和想把某一个正在成长的国家
如何用老练的外交手腕
突然扼死的方案。

多少年了，大西洋啊，
成了大海盗的渊藪，
殖民主义的发祥地，
世界大战的温床！

在那些远方的海港里，
我們可以看到
停泊着数不清的艦只，
远远看去象是海上的城市，
每一只軍艦都在等待着
那离开港口的
揭去炮衣的严重的时刻。

而在北大西洋的两岸，
喧鬧騰天的大都市的
某些摩天樓的里面，
也正有許多人
为了一批批軍火的脫銷
忙乱地撥动着算盘……

夜晚，在某个大厦的
灯光透亮的會議室里，
也正有人私議着，如何
进攻一个年輕的共和国；
以及武装一师吳庭艳的軍隊，

比武装一师

由芝加哥失业工人所组成的军队，
究竟能省下多少钱。

飞机飞在大西洋的上空，
我的心随着马达的声音在跳动……

生命原是无价之宝，
但在贩卖战争的人们看来，
生命是不值钱的，
在他们的天平上，
一个法码，就得要用
一千页的写满人名的本子
才能保持平衡。

帝国主义的军阀和财阀
已成为整个世界的灾难，
他们的贪欲和野心，
比任何帝王的都更大；
他们想把整个地球
把握在自己肥胖的手里，

象一个三岁的小孩
把握一个苹果似的；
他们随时都想点起战火，
好象是点起鞭炮似的；
他们想拿别的民族的命运
作一次最大规模的游戏，
他们向人说：“这是上帝的意旨”，
心里却窃笑着自己就是“上帝”。

但是，这一切都要过去了。
从欧洲到南北美洲，
从非洲到亚洲，
和那星散的澳洲，
处处都有愤怒的火山在爆发，
争自由与解放的呼号
比大西洋的风浪更高更大……

每个人都爱惜自己的生命，
每个生命都只能存在一次，
每个人不是孤单的一个个体，

人人維系着自己身边的一群——
自己認識的人，一同勞動的人，
命運相同的人，甘苦與共的人，
自己所愛的人和愛自己的人，
正因為如此，人會變得勇敢，
不惜拋棄自己去保護別人，
自己也被保護着，雖然不能看見；
人與人之間由許多觀念維系着，
每個觀念都是一種巨大的力量，
我們的教育和其它的精神活動，
在培養我們把自己
溶化在許多莊嚴的觀念里面，
人越覺醒，越能無所畏懼，
也越能為了全體而犧牲自己。

而那些暴君，那些佞臣，那些奸細，
他們只是少數的人，極少數的人，
那些販賣軍火的是極少數的人，
那些從戰爭取得利潤的是極少數的人，
那些吸吮人血的是極少數的人，

他們都是犯罪的人，
他們都是窃居高位的人，
他們都是偷盜財富的人，
這些人在等待着最后的审判，
他們的末日很快就要来临。

我們面臨着一個新的世紀，
人與人的關係在改變着，
許多觀念賦有了新的意義，
新的人在成千成萬地誕生……

我們是工廠里的、碼頭上的工人，
是鐵路上的、礦山里的工人，
是一切大大小小的作坊里的工人；
我們是土地的耕耘者，
是手拿鐮刀的人，
是垦荒的人，是牧畜的人，
自從一天我們覺醒了，
我們就是國家的血液和心靈，
我們是創造新的歷史的人。

有人在問：

我們的願望是什麼？

我們不幻想豺狼會有仁慈，
我們也不向強盜乞求憐憫，
千百次的經驗向我們証實：
要取得勝利只有通過鬥爭。
我們按照自己的願望，
在進行着勞動和創造，
我們所創造的應該屬於自己。
我們象禾草那麼眾多而又單純，
象山岩似的領受暴風雨的打擊，
我們象煤塊似的堅硬而又沉默，
等時間到來，就發出熊熊的火焰……

我們給舊世界挖掘墳墓，
听啊，巨人正在敲打喪鐘……

在長期的考驗中
我們挑選而又培植
那些忠實於我們的人作為領袖，

他們和我們受過同樣的折磨，
他們知道我們的痛苦和歡樂，
他們吸引我們，象磁鐵吸引生鐵，
我們信任他們，象信任自己的良心。

我們是地面上勞動的人們，
我們是手轉絞盤的人們，
我們把無數想踐踏我們的人打倒了，
我們燒毀了久久欺騙我們的偶像，
我們的人數越來越多，
沒有山和水能隔斷我們，
我們散布在地球的每個角落，
甚至連大西洋的兩岸，
甚至那些星散的島嶼上，
都有我們的人。
我們以勞動和智慧聯結在一起，
引導我們的是最光輝的真理：
“我們空無所有，但要得到一切！”
任何財富都將永遠屬於我們。
我們已為自己建造起新的宮殿

偉大的劳动在改变地球的面貌
一切美好的事物将从我們手中产生，
所有的寄生者都将化为灰尘。
我們的意志坚如磐石：
我們不要战争。
和平与友誼好象一輛列車，
带着襄鳴与欢笑向前直奔……

人面獅身的謎解开了。
此刻，在我面前出現的
是一个新的大西洋——
粼粼的水波閃着金光。
从那些海岸和島屿，
傳來了一陣陣的歌声，
它是如此柔婉而又坚定，
抒发出这个时代最大的愿望，
它随着水波蕩漾，飄得很远
一直到每一个有人迹的地方……

1954年7月初稿，
1956年10月改成。

画鳥的猎人

一个人想学打猎，找到一个打猎的人，拜他做老师。他向那打猎的人說：“人必須有一技之长，在許多职业里面，我所选中的是打猎，我很想持枪到树林里去，打到那我想打的鳥。”

于是打猎的人檢查了那个徒弟的枪，枪是一枝好枪，徒弟也是一个有决心的徒弟，就告訴他各种鳥的性格，和有关瞄准与射击的一些知識，并且嘱咐他必須寻找各种鳥去練習。

那个人听了猎人的話，以为只要知道如何打猎就已經能打猎了，于是他持枪到树林。但当他一进入树林，走到那里，还没有举起枪，鳥就飞走了。

于是他又来找猎人，他說：“鳥是机灵的，我没有看見它們，它們先看見我，等我一举起枪，鳥早已飞走了。”

獵人說：“你是想打那不會飛的鳥麼？”

他說：“說實在的，在我想打鳥的時候，要是鳥能不飛該多好呀！”

獵人說：“你回去，找一張硬紙，在上面畫一隻鳥，把硬紙掛在樹上，朝那鳥打——你一定會成功。”

那個人回家，照獵人所說的做了，試驗着打了几槍，却沒有一槍能打中。他只好再去找獵人。他說：“我照你說的做了，但我還是打不中畫中的鳥。”獵人問他是什麼原因，他說：“可能是鳥畫得太小，也可能是距離太遠。”

那獵人沉思了一陣向他說：“對你的決心，我很感動，你回去，把一張大一些的紙掛在樹上，朝那紙打——這一次你一定會成功。”

那人很擔憂地問：“還是那個距離麼？”

獵人說：“由你自己去決定。”

那人又問：“那紙上還是畫着鳥麼？”

獵人說：“不。”

那人苦笑了，說：“那不是打紙麼？”

獵人很嚴肅地告訴他說：“我的意思是，你先

朝着紙只管打，打完了，就在有孔的地方画上鳥，
打了几个孔，就画几只鳥——这对你來說，是最
有把握的了。”

偶像的話

在那著名的古廟里，站立着一尊高大的塑象，人在他的旁邊，伸直了手還摸不到他的膝蓋。很多年以來，他都使看見的人不由自主地肅然起敬，感到自己的渺小，卑微，因而渴望着能得到他的拯救。

這尊塑象站了幾百年了，他覺得這是一種苦役，對於熱望從他得到援助的芸芸眾生，明知是無能為力的，因此他由於羞愧而厭煩，最後終於向那些膜拜者說話了：

“眾生啊，你們做的是多么可笑的事！你們以自己為模型創造了我，把我加以擴大，想從我身上發生一種威力，借以鎮壓你們不安定的精神。而我卻害怕你們。

“我敢相信：你們之所以要創造我，完全是因為你們缺乏自信——請看吧，我比之你們能多

些什么呢？而我却没有你们自己所具备的。

“你们假如更大胆些，把我捣碎了，从我的胸廓里是流不出一滴血来的。

“当然，我也知道，你们之创造我也是一种大胆的行为，因为你们尝试着要我成为一个同谋者，让我和你们一起，能欺骗更软弱的那些人。

“我已受够惩罚了，我站在这儿已几百年，你们的祖先把我塑造起来，以后你们一代一代为我的周身贴上金叶，使我能通体发亮，但我却厌恶我的地位，正如我厌恶虚伪一样。

“请把我捣碎吧，要末能将我缩小到和你们一样大小，并且在我的身上赋予生命所必需的血液，假如真能做到，我是多么感激你们——但是这是做不到的呀。

“因此，我认为：真正能拯救你们的还是你们自己。而我的存在，只能说明你们的不幸。”说完了最后的话，那尊塑象忽然象一座大山一样崩塌了。

养花人的夢

在一个院子里，种了几百棵月季花，养花的认为只有这样才能每个月都看见花。月季的种类很多，是各地的朋友知道他有这种偏爱，设法托人带来送给他的。开花的时候，那同一形状的不同颜色的花，使他的院子呈现了一种单调的热闹。他为了使这些花保养得好，费了很多心血，每天给这些花浇水，松土，上肥，修剪枝叶。

一天晚上，他忽然做了一个梦：当他正在修剪月季花的老枝的时候，看见许多花走进了院子，好象全世界的花都来了，所有的花都愁眉泪睫地看着他。他惊讶地站起来，环视着所有的花。

最先说话的是牡丹，她说：“以我的自尊，决不愿成为你的院子的不速之客，但是今天，众姊妹们邀我同来，我就来了。”

接着說話的是睡蓮，她說：“我在林边的水池里醒来的时候，听见众姊妹叫嚷着穿过林子，我也跟着来了。”

牵牛弯着纤弱的身子，张着嘴说：“难道我们长得不美吗？”

石榴激动得红着脸说：“冷淡里面就含有轻蔑。”

白兰说：“要能体会性格的美。”

仙人掌说：“只爱温顺的人，本身是软弱的；而我们却具有倔强的灵魂。”

迎春说：“我带来了信念。”

兰花说：“我看重友谊。”

所有的花都说了自己的话，最后一致地说：“能被理解就是幸福。”

这时候，月季说话了：“我们实在寂寞，要是能和众姊妹们在一起，我们也会更快乐。”

众姊妹们说：“得到专宠的有福了，我们被遗忘已经很久。在幸运者的背后，有着数不尽的怨言呢。”说完了话之后，所有的花忽然不见了。

他醒来的时候，心里很闷，一个人在院子里

走来走去，他想：“花本身是有意志的，而开放正是她们的权利。我已由于偏爱而激起了所有的花的不满。我自己也越来越觉得世界太窄狭了。没有比较，就会使许多概念都模糊起来。有了短的，才能看见长的；有了小的，才能看见大的；有了不好看的，才能看见好看的……从今天起，我的院子应该成为众芳之国。让我们生活得更聪明，让所有花都在她们自己的季节里开放吧。”

1956年7月6日

蟬的歌

在一棵大樹上，住着一只八哥。她每天都在那兒用非常圓潤的歌喉，唱着悅耳的曲子。

初夏的早晨，當八哥正要唱歌的時候，忽然聽見了一陣震耳欲聾的嘶叫聲，她仔細一看，在那最高的樹枝上，貼着一只蟬，它一秒鐘也不停地發出“知了——知了——知了——”的叫聲，好像喊救命似的。八哥跳到它的旁邊，問它：“喂，你一早起來在喊什麼呀？”蟬停止了叫喊，看見是八哥，就笑着說：“原來是同行啊，我正在唱歌呀。”八哥問它：“你歌唱什麼呢？叫人聽起來挺悲哀的，有什麼不幸的事發生了么？”蟬回答說：“你的表現力，比你的理解力要強，我唱的是關於早晨的歌，那一片美麗的朝霞，使我看了不禁興奮得要歌唱起來。”八哥點點頭，看見蟬又在抖動起翅膀，發出了聲音，態度很嚴肅，她知道要勸它

停止，是沒有希望的，就飞到另外的树上唱歌去了。

中午的时候，八哥回到那棵大树上，她听见那只蝉仍旧在那儿歌唱，那“知了——知了——知了——”的喊声，比早晨更响。八哥还是笑着问它：“现在朝霞早已不见了，你在唱什么了呀？”蝉回答说：“太阳晒得我心里发闷，我是在唱热呀。”八哥说：“这倒还差不多，人们只要一听到你的歌，就会觉得更热。”蝉以为这是对它的赞美，就越发起劲地唱起来。八哥只好再飞到别的地方去。

傍晚了，八哥又回来了，那只蝉还是在唱！

八哥说：“现在热气已经没有了。”

蝉说：“我看见太阳下山时的奇景，兴奋极了，所以唱着歌，欢送太阳。”一說完，它又繼續着唱，好象怕太阳一走到山的那边，就会听不见它的歌声似的。

八哥说：“你真勤勉。”

蝉说：“我总好象沒有唱够似的，我的同行，你要是愿意听，我可以唱一支夜曲——当月亮上升的时候。”

八哥說：“你不覺得辛苦么？”

蟬說：“我是愛歌唱的，只有歌唱着，我才覺得快樂。”

八哥說：“你整天都不停，究竟唱些什麼呀？”

蟬說：“我唱了許多歌，天氣變化了，唱的歌也就不同了。”

八哥說：“但是，我在早上、中午、傍晚，聽你唱的是同一的歌。”

蟬說：“我的心情是不同的，我的歌也是不同的。”

八哥說：“你可能是缺乏表達情緒的必要的訓練。”

蟬說：“不，人們說我能在同一的曲子里表達不同的情緒。”

八哥說：“也可能是缺乏天賦的東西，藝術沒有天賦是不行的。”

蟬說：“我生來就具備了最好的嗓子，我可以一口氣唱很久也不會變調。”

八哥說：“我說句老實話，我一聽見你的歌，就覺得厭煩極了，原因就是它沒有變化；沒有變

化，再好的歌也会叫人厌烦的。你的不肯休息，已使我害怕，明天我要搬家了。”

蝉说：“那真是太好了。”说完了，它又“知了——知了——知了——”地唱起来了。

这时候，月亮也上升了……

1956年8月4日

